

# 鐵路職工

第六十二期

週報

時論

## 送羅文幹出巡新疆

夷湘

最近司法行政部長兼外交部長羅文幹氏，膺中央之命，出巡新疆，溽暑遠征，深入不毛，非公忠為國，勇於負責者孰肯負此艱鉅？吾人於羅氏，不禁致其敬佩景仰之意。

聞羅氏此行，負有兩大任務，一視察新省之外交及政治情形，以為中央施政之參考，二視察沿途豫陝甘等省司法狀況及遷移內地少壯監犯，屯墾邊區。此二者皆為今日刻不容緩，急待解決之問題，談國事者類皆知之，良以新疆地處邊陲，強鄰窺伺，已非一日，赤俄時欲染指，以為赤化中亞之漸，英人常思鯨吞，以增益其殖民地，近則滿洲淪陷，新省且變而為日人之目的物矣，且該省民情複雜，漢回雜處，統治匪易，無論內政外交各方面，舉措一有失當，即動亂隨起，危險萬分。羅氏此去，必能高瞻遠矚，洞察利害，將來視察所得，貢獻中樞，興革大端，自能恰到好處，新省百年治績，實利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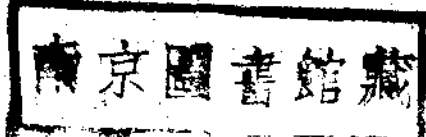
其次豫陝甘諸省，司法窳敗，向為人民所疾首，年來政治不安，罪犯加多，內地監犯，皆患人滿，凡此之事，皆待痛加改良，澈底解決，幸羅氏身為司法長官，對以上諸省司法情形，必能因利乘便，大加刷新，羅氏且有移犯屯墾之議，尤為法良意美之舉。少壯監犯，其犯罪皆有其社會原因，若長令其度鐵窗生活，以消磨其

### 第六十二期要目

- 送羅文幹出巡新疆 夷湘
- 常議叢談 王世開
- 巴士提爾監獄 蔡光
- 牛和順的故事 老趙
- 王老太晚年生活的一幕 朱石庵
- 神術老三 陳國柱
- 讀書談 玉屏
- 中國路工之福利設施 徐錫華
- 中國對外鐵道借款之概況 勳傑
- 編輯室閒話 愚生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零四號



生命，亦非國家立法求治之意，且邊疆遼闊，荒蕪待闢，若以監犯之力，從事拓墾，實為兩利。

今當羅氏將行之際，吾人謹致其拳拳之意，甚望羅氏好自為之，勿負全國人民之望？

常 識 叢 談

青年的失眠病

王世開

失眠的病症，差不多不問什麼病都能使他遭受失眠病的痛苦。研究起來：牠的起因，非常複雜；牠的發生，非常容易；牠的結果，非常惡劣；牠的結局，又非常可怕；牠治療的速度，不但遲緩，並且要明瞭自身療法，單靠藥療，不重自療，是絕對沒有用的。所以一般可愛的青年，受了這一種病魔的纏繞；尤其在這繁華淫蕩的都市，發現的數目，更多得可怕。所以這篇文章，雖屬沒有多大價值；但是我們可愛的青年，都值得明瞭失眠病的利害，從此不要再沾染這種病魔；已經沾染的青年，趕快堅決你們的意志，驅逐牠出境，不使牠釀成不可救治的犧牲者，同登壽域；那末作本篇文字的目的就達到了。

噯！青年男女們，你為什麼沾染了這最可憐的失眠病：把你作爲的天性，頓變成如癡如醉，昏昏沉沉，飯不思，粥少進，言語支唔，精神衰頹，頭暈，光散，眼巴巴望穿屋樑；腦思事，千劇奔騰；滴滴鐘聲伴侶，刺刺雨嘯驚心，枕不適，席不安，展轉反側，而始終不得安寢呢？啊！是不是爲了跳舞場，影戲院，男女戀愛的思想嗎？

？是不是爲了事業的失敗，經濟的壓迫，生活抑鬱的憂慮嗎？是不是爲了……

唉！這一種戀愛思想，抑鬱憂慮，無非是起初不遂心慾，晝夜盤懸腦際，反覆的思慮吧！因此神經受了這一種刺激，成就了習慣，演成失眠病象，日復一日，月復一月，久久虧耗血液，成爲貧血症，神經衰弱症，失眠愈久，血貧愈甚，精神衰弱愈劇，血愈貧，神經愈衰弱，則失眠病愈重；於是頭暈，心悸，氣促，耳鳴，多夢，遺精，體倦，虛汗，畏寒，潮熱，口乾，胸悶，腰痛，肢軟，咳嗽各症，均相繼而起。此病律循環進化方式，能使患者陷於不救地步。若患者不以爲病，一味淺視，往往釀成巨禍，實爲促短壽命的利刃，即輕者亦日處不安地位。既可憐而又怕的失眠病，吾可愛的青年男女，患者能不積極驅逐而保全你的健康嗎？社會文化愈進步，人類失眠病愈衆多，這是顯然的事。那末既有失眠病的發生，當然有治療失眠病的方法，是不消說的；但是先要患者堅決意志，排除一切不正當的思想抑鬱潮念，作有益心身的修養，在睡眠之前，用熱水洗腳，屈足側臥，衣被勿覆過厚，默讀一二三……至睡覺爲止。或者起出庭前，行深呼吸運動，散步唱歌曲，覺體倦安靜睡眠，可獲良效，那末，再按照失眠病原因治療，如貧血者，進以補血劑，弱者，進以強壯劑，這是根本治法，還有標治法，就是對症療法的催眠劑，鎮靜劑，以及標本兩法，同時並進的標本兼治法，審症詳，施法當，自不難日漸就痊了。作者一點感觸貢獻，至此可暫告終，惟希望最可愛的青年男女，勿要忘却才好。

# 科學新聞

失 名

無線電燈

青年發明家英人斐特，近日在吉支納發表一新發明：可用無線電發送電力，供家庭電燈與電爐之用。其方法一若無線電播音然。斐氏年僅二十二，曾充保險經理，現乃專心研究無線電。據稱渠已能將無線電學原理用於發送電能，曾邀集多郎都工程師多人，證明其理論。嗣後即有人供渠二萬元，作為經濟後盾。當試驗時，曾收得相隔兩所房屋外所發無線電波，發生電光。至其所需設備之天線與收電機，與無線電話所用者相若。估計製造成本不鉅，不難以每具五金元之低價出售，以期普及。

人造氣候

蘇聯水學委員會管轄之莫斯科人造氣候實驗室，近在各地試驗人造氣候，已告成功。該實驗室應用變冷器，空氣加熱器，潮濕器等機械，使莫斯科之氣候，在接連數日間，與南土耳其尼亞，伊爾庫次克，列寧格勒等地方之氣候無異。人造氣候，對於農業，頗為重要。道緩奇斯植物，可在列寧格勒氣候中培養；烏克蘭尼亞之麥，可在冰凍之氣候中培養，二者均係由人造氣候證明而得。該實驗室現又與熱帶學院聯合，試驗某種氣候下之瘧疾，與其他疾病滅除方法。莫斯科現正籌設一人造氣候學院，將分數部，分頭研究耶庫塔。遠東西伯利亞西部，黑海及其他蘇聯各地之氣候。此外莫斯科又計劃一種人造氣候工廠，此工廠能代專門需要某種氣候之人，製造適合之氣候。按人造

氣候之實行，為世界各國從來所未聞，莫斯科之人造氣候學院，實係全世界之首創焉。

# 科學常識

適當食品可致長壽

由科學上之指示，吾人如能按照其計劃，即可長壽。最主要之食品，為含維他命及礦物質者。如能與此條件相合，無論何種食品均可食用。牛乳中即含有多量必須之原質。

預防玻璃器皿炸裂法

普通玻璃器皿，忽遇極熱或極冷之溫度時，常常能使之炸裂，蓋因如注入熱水時，其各部之膨脹速度不同故也。有一種玻璃名曰瑞克斯(Pyrex)者，能免除此弊，但如能用上述之方法，亦可收同等之效。

吾人先滿注一鍋冷水，將玻璃器置於其內，在爐上煮之使沸，經十五分鐘後，再使之漸漸冷卻，則此器即可免炸裂之虞，如鋼之經煨煉 (Anneal)，後，即能使之堅韌也。

# 巴士提爾監獄

葆光譯

這篇譯稿，是葆光先生由日本寄來的，對於巴士提爾監獄的興味——它的歷史——內部的設備——逮捕與訊問——囚徒的生活——破壞時殘留的囚徒——鐵假面人——拉斐特——其他有名的囚徒等等，均有極深刻的描寫，望讀者注意 編者

一

法蘭西大革命的烽火最初就燒在巴士提爾(Bastille)監獄上。當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那天，法國的革命民衆，蜂擁到巴士提爾監獄那裏，一面爲掠奪食糧；一方爲拯救志士，很快地就把它攻破了。然而並不如想像那樣，殘留的囚徒不過僅僅七個人，而且所謂「國事犯」却一個也沒有。但是民衆們在憤慨之餘，舉起一把火把監獄焚燬了。從此巴士提爾監獄只在歷史上留其殘名，那塊曾經流過許多血淚的黑土，現在已變成巴黎市外的很熱鬧的場所了。初到那裏的人，自然會有些弔古之感，但是常常往來的人也只是等閑視之了。

但是巴士提爾監獄的興味却非常濃厚，現於這個監獄史上的人物，使人發生興趣的確不在少數。帶着鐵假面的人，魔術術卡枯里奧斯托羅，絕世的美人包帕芝爾夫人，變態的性慾家沙德侯爵，此外；貴族，娼妓，詐欺家，狂人等，全都是在人生的背脊上，表演他們的幸或不幸的人們。加之，由于種種的口碑傳說，它還有深處于地下的陰慘的土牢；極端殘酷的拷問。因之，遂給與歷史，小說，故事，以許多樣式的色調。可以看做它是法蘭西奇怪傳說中的最難思議的神祕的塔影。

然而要根據近代的科學式的歷史的研究，自然從前的羅曼式的傳說一大半都成了虛構。從歷史上來看。從圍護巴黎的王城來看，它不過是王室的附屬的監獄，平凡的監獄而已。

然而巴士提爾監獄在世界史上確有其獨特的地位，無論研究法國王朝史或法國革命史都不能把它輕易放過的，而且鐵假面人的問題到現在還沒有徹底解決呢。

區區監獄本是社會的病態，沒有什麼特別研究的價值，但是幾千年來埋在它的裏邊的孤憤與淚血，也有一種的價值吧。

一一

英法百年戰爭的初期，正是腓力六世當朝，爲着防備英軍的襲擊，把巴黎的城堡修得很堅固。這一次的戰爭，法國方面因爲戰策上的不精細，在克勒西被英軍擊潰，西南部與東北部都被英軍佔領了。英軍雖然沒有進迫，但爲着鞏固首都，更不能不堅壁清野，遂在鮑爾特·聖·安東尼街上另築一座護衛王城的新城；這就是巴士提爾城。

在一三七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先造成了寶庫和禮拜堂兩座塔，在塔的左右更築上很堅固的城壁塔連接。此後又建起兩座塔，命名「自由」和「倍爾特霍爾」。因爲這四座塔恰在四角，所以在一三八三年又增築四座。這個城堡遂告完成。所有的塔都和堅固的城牆連接着。其次，在城牆的外部還挖下深二十五尺；寬十二丈的城壕，在大砲還沒有發達的時代，很可以減掉敵人的攻擊力的。但是設備的雖然很牢固，在一四一八年以及十六世紀的末葉，這巴士提爾城會先後被敵人佔據過二次。在十六世紀的中葉，又在聖·安東尼街擴築成稜形堡，以後又在這稜形堡上造成天井，這便是囚人的散步的場所。此後或者挖城壕，或者

築堡壘，但是都相繼被破壞了，在今日的巴黎，由巴士提爾的廣場上的白石鋪砌的輪廊，還可以看出當年的城堡的痕跡來。

在查理六世的時代，巴士提爾的城堡的彩色已經很薄了，在這裏開始編留囚徒，只是沒有變做純粹的監獄罷了。在路易十一世時代，還在這裏召開大宴會呢。到了亨利四世的時候，在這裏貯藏黃金，巴士提爾一變而為寶庫。一六〇四年貯有七百萬法郎，一六一〇年竟達至千六百萬法郎。它被當做監獄來利用是從李塞留時代才開始的。依照李塞留的意見才把囚人押在這裏邊的。

自從把巴士提爾被當監獄來利用，它的附屬建築物也逐漸地增大了。在今日，聖·安東尼街的二百三十二號那家還樹有一個紀念標，據說這就是巴士提爾的最外的大門。從這大門進去，前院的建築物是巴士提爾的守衛兵的宿舍，樓上是武器庫，在十八世紀的後半，貯藏的大槍竟有四萬多顆。這些槍的大部份是在美國獨立戰爭的時代，法國政府送與美國的。和衛兵宿舍相對的一層樓房的建築物是牛乳舖。肉舖，靴舖，客店等商家住的。出入這外門的時候，必得把通行證給守衛看才能通過呢。典獄長的官邸在當時的巴黎內是極其闊綽的一家，院子的右邊有一座美麗的花園環繞着。

巴士提爾的外觀上固然能給人們以堂堂之感，但是同時也不能免去暗淡與奇怪的印象。塔和城牆的高度有七丈三尺，在這個城牆上漫步，可以由這座塔達到那座塔。在巴士提爾被破壞的數年前，這些塔上還放着十三座大炮

呢，每逢到紀念日都要放禮炮的。大炮的聲音在獄內起來一種可怕的反響，囚徒們被震得幾乎懷疑到這個囚牢崩碎了。這個大炮不僅僅為威脅而設的，政府在市中有暴動傳說的當兒。便把這些大炮裝入實炮。向着聖·安東尼街插上，準備射擊。大革命的前一個月，更增上大炮兩尊，是因為豫期到這個街上的居民一定要舉事的。

巴士提爾的城口，有吊橋和厚的格子門，設備的很完固。一進了中部，仰望四週。只是森寒的牆壁。每個塔都有它的名子。在這些塔的中間，有一座叫做「自由塔」，這是允許囚徒們在這上邊自由散步的。此外還有的叫寶物塔，禮拜塔，噴泉塔，更有的為着紀念可怕的囚徒，就把這囚徒的名子當做塔的名子的。周圍的壕是空壕，塞納河水氾濫的時候，常洩到這裏來，因為沒有尾閘，蓄積起來，常常發出根惡濁的臭味。壕的外邊還有高度到三丈六尺的石牆，守衛是永遠地巡迴着。和塔連接的城牆厚九尺，塔的高度是七丈三尺，巴士提爾監獄的建築實在是很雄大了。不過要就一般的建築物來談，它却夠不上怎樣偉大。

巴士提爾的典獄長的職位，到路易十三世的時候還是一種名譽職呢，有王子，公爵，將軍的地位的人，才能做這個監獄的典獄長呢。這樣，由典獄長的變遷，也可以看出巴士提爾的變遷啊。巴士提爾在城堡的時代，做它的領袖的必得是和王族關係最深切的貴族的軍人。到了李塞留時代，巴士提爾雖然變成了監獄，但是被押收在這裏的人，也只限於政治犯人或睥睨王室的國事犯人。其他的廉恥犯是不往這裏押的。典獄長對待犯人很殷勤，囚徒間可以

自由交際；還能夠隨便與外人接見；典獄長有時還招待犯人晚餐。這可以說是巴士提爾的全盛時代。

到了路易十四世時代，囚徒的資格便低落了。批評政府的著述家，自由思想家，新教徒也都被押收在這裏了，同時在待遇方面也比較嚴重了。但是和現代的監獄比較起來，自然還疎疏的多。再進至路易十五世時代，它已經和普通監獄一樣了，不過這個時候被投到獄裏的人，還是一些品質比較良好，案情比較光明的犯人，像決鬥者戀愛者之類。到了路易十六世時代便每况愈下了，竊盜，偽造文書，強姦等卑劣的犯人都收在裏邊了。因而這個時代的典獄長的職位也下落了。用金錢運動便可以買得的，囚之苛扣囚糧的獄長也層出不窮。

巴士提爾的囚徒的品質雖然下落，但是在待遇方面，確未嘗缺乏人情。拷問在十八世紀時可以說全無，地牢，鐵鎖之類，不在例外的場合是不許使用的。路易十六還嚴禁使用鐵鎖呢。逮捕命令也常加限制的。

典獄長的薪金一年六萬法郎，買這個職位是需要很多錢的。在典獄長之次的總司令，也要用六萬法郎纔能買得的，他的年薪是六千法郎。在這年薪之外，由苛扣囚糧所得到的錢也不在少數。在一七七四年囚徒每年的食用費曾達到六萬七千法郎。

在典獄長之下有總司令，少校，副官，此外還有內科醫師。外科醫師，藥劑師，副牧師，懺悔僧，練習牧師，各一名，看守四名，廚役四名，產婆一名，守衛兵一連，上士下士等。獄長在苛扣囚糧之外，由於犯人的託懇，替

犯人辦事，也可以得到相當的利潤。巴士提爾裏的事務，差不多都由總司令來辦理，守衛，監督，訊問及其他一切的監獄裏的事務都由他一個人擔負。文書簿記是由少校來管理。副官是少校的代理，年薪一千五百法郎。外科醫師在外面還經營買賣，內科醫生也在官廳裏另有兼差，犯人有病的時候很難請來的。

副牧師的年薪是一千二百法郎，每天早晨九點鐘要領犯人祈禱的。懺悔僧的年薪是九百法郎，主要的職務是訊問犯人的壞事。產婆一點事也沒有，只是在十八世紀的中葉，普爾肯特公爵家的婢女被收在這裏，曾產生一個孩子。

看守的工作是很苦的，一名看守管理兩座塔的監舍的門戶的關閉，時常有被犯人殺害的事件發生。因為守衛上的失策；獄長的頭也有被犯人砍去的時候。巴士提爾的監視非常嚴重，各處出入的門戶以及重要的地方都有看守站。城牆上的守衛兵兩點鐘一換班，往來梭巡，以防備犯人的逃亡。白天每一點鐘打三下鐘，夜裏每十五分鐘便打，新入的犯人是很難安眠的。

### 牛和驢的故事

老趙

五六株大樹下，躺着十幾個乘涼的人；有的用木板搭鋪，有的睡在躺椅上，他們惟一的消遣，是講故事，每晚差不多講到十二點鐘，才各自回家睡覺去。

這一天的晚上，大家又陸續的集到這裏，舒舒適適的躺下吸着涼風；於是大家便催促着老王快講；因為老王和

（未完）

張二是最善於講故事的。老王喝了一碗茶便開始道：

「從前有一個人，名叫公冶長，他懂得一切鳥獸的語；一個有月的夜晚，他到朋友家裏去，經過朋友家的牛廄，正恰一羣牛和一隻驢子在談話；於是公冶長便伏在月陰處偷聽，時月光照進了牛廄，照在驢們的身上。」

一頭老花牛說：「喂！驢先生！你們多舒服呀！每天吃着豐美的草，飲着清甘的水，也不做什麼勞力的故事；只須耽着主人到城裏去，並且主人是不常去的，我們多苦呢！成天的被小麻子，王老三，張鳳起等等這些長工，牽到田裏去耕地！哼！耕地多麼苦！夏天水多，蹄子陷下去，一弄一尺多深，得費很大的力，才能拔上來；長工們嫌慢，用皮鞭子，一下下的抽在我們冒油的身上，因着炎烈的太陽的蒸晒，身上全冒油了；至於吃的呢！更不如你們，每天只供給不大滿足的半腐的稻草，和河裏的臭水；唉！我真不知道你有甚麼好處，你不就是身體長得好，毛羽修得豐美；在主人面前很馴伏的得着主人的寵愛嗎？」老花牛說完了這話，衆牛都落下淚來；驢子便很同情很生氣似的說：「喂！你們這羣笨貨！就只會受他們的壓迫嗎！你們要知道我們驢子怎麼會這樣幸福？我們的祖宗也是受罪的，就因為他們革命，所以得到幸福，以至保留到現在，哈哈！你們不是也有很大的神力嗎！爲甚麼不抵抗呢？笨貨！」牛們想想聽了驢子的話很對；於是牠們便交頭接耳的商量；公舉老花牛爲代表；向驢討論抵抗的辦法，於是老花牛向驢子道：「驢先生！你說的話，很使我們佩服，但是，我問你，我們怎樣的抵抗呢？」驢子又很

生氣的回答：「真笨！他們不都是有着很硬的角和腳嗎！那麼等到明天早晨，他們喂你們的草料，你們不吃，牽你們去作工，你們不去！他們便要打你們，你們便用角去頂，用腳去踢！」牛們聽了這話，都道：「好好！贊成！照辦……」並且露着很興奮的樣子；磨磨角角伸伸腳，預備明天早晨罷工。

這時月兒已經慢慢地要西沉了，牛廄裏好像沒有聲息；躲在月陰處的公冶長知道時候已經不早，不能再去會朋友，便靜悄悄地回家！

第二天清早，小麻子和王老三預備好了草料，抬到牛棚；小麻子先把驢拉到別處去喂，只有王老三一個人將草放進了木槽，照着往日的老例；首先去拉老花牛；然而，老花牛不依平常那樣馴伏了，牠仰起了頭，瞪了大眼，一動也不動的只管「姆！姆！」的叫。王老三看出這牛比別日有點異樣；便罵道：「媽媽的！雄牛！該瘋了！快吃草喫！」牛好像沒聽着，依然絲毫不動；王老三氣急了，抬起地下的椿，照牛身上就是一下，這時小麻子也來了，「什麼事？老三！」牛他媽媽的發瘋，不吃食！」那是瘋了，是他媽媽的癩！打喇！」於是小麻子也拾起一根椿，討住王老三；這回老花牛不站着了，他豎起了角，抬起了腳朝着他兩衝去；後面的衆牛都十分喝采；然而，都不動。老黃牛肚內空，力不足，只有使王老三小麻子他倆佔上風。牠照呼牠的伙友們快動手。然而，牠們懼怕牠們的鞭子是有的，何況他兩今天又這樣的威風；牠們又看老黃牛已叫人打敗了，反正：「人失頭不走，鳥失頭不飛！」老黃牛



是我們的頭子，頭子敗了，小兵們還打人，噲勁！所以連一個動的也沒有。老黃牛看看後應不起，也就洩了勁，停止了戰爭，很生氣的靠着木棚；然而牠的身上已掛了一條條的傷痕。王老三小麻子還是持着棒，怒氣勃勃的罵着；這時主人來了，「什麼事！這麼吵！連客廳都聽着了」，王老三搶先的把方才的事報告了一遍；主人冷笑了一遍，「哼！畜生作怪！全是你們不下勁管的毛病，以後不管怎樣，有過處，只管是勁打！有我呢！」王老三，小麻子，只管答應着：「是！是……」主人也便回去了。

到了客廳，已見公冶長在那裏坐着，「嘿！公冶長先生來了，我剛才到牛棚去看看，失迎了！」公冶長笑了說道：「自己弟兄，不必客氣！……你剛才到牛棚去幹什麼事？」主人就把方才在牛棚王老三報告的話又說了一遍；「哈哈……」

公冶長這才把昨晚在牛棚聽的驢牛的談話述了一遍；主人很生氣的道：「可惡的驢子，我待你不薄，爲甚麼做出這樣事來！……咳！這也全怪小麻子，這小王八，前兩天天下大雨把驢棚沖壞了，他也不來報告我；還是我昨天進城，才發現那棚是壞的；便找人收拾，所以昨天晚上，暫把驢拴在牛棚裏，不想竟會有這樣的事發生！可惡！可惡！」

「主人將桌子一拍，吩咐老媽子去找小麻子。」

一會小麻子進來了，「甚麼事？老太爺！」「甚麼事！都是你小子誤的！還不快把驢子打個半死！快！我說的！」小麻子很奇怪的到了驢那裏；因爲主人的命令的關係；拾起一根粗大的木棍，照驢就是一下；驢子也知道八成自

己的事洩露了，並且牛們失敗了；牠並不怨恨自己的多言，只怨恨牛們沒有堅決的心。所以小麻子的木棍一下下的抽在牠身上，牠也不怨恨，不呼痛！

經過這次的「鬥爭」之後，牛們的苦，仍舊沒有減輕，可是驢子已加上了無限的痛苦。一直到現在，牛仍是耕田，驢子幹駝糧，載柴，拉車，等等吃苦的事。完。

### 王老太晚年生活的一幕

朱石庵

魚肚色的天邊剛微微有一絲光亮，王老太死勁睜開佈滿紅絲的眼睛，看兩個孫子還正熟睡着未醒，她輕輕的打床上走了下來。

王老太一下床，覺得睡在床上是那樣舒服，她恨不得再躺進床裏去，然而一切工作都已在等着她去開幕禮了。她掙扎着軟綿綿的身體，走到廚房裏去。

他們家是兩間平房，每間一隔爲二，靠大門一間是堂屋，堂屋背後是相連的兩間臥房，堂屋隔壁是廚房，開間都是很小的，尤其是王老太的臥房，灰黯和狹小就跟一個無底的鴿籠一樣，她房間的左邊有一個小窗戶，打這兒望出去，從樹隙縫裏可以望天際的升日。王老太大概沒有注意過這可贊美的景緻，小窗戶的玻璃上堆着很厚的塵灰。

王老太在廚房裏把煤球爐子生着了火，放上一把盛滿水的銅吊，於是開始很細心的掃起地來，打廚房到她房裏，打她房裏到堂屋裏，打堂屋到她兒子房裏。把掃帚掃得慢慢地，把脚步移動得輕輕地，深怕把她兒子，媳婦和孫子們從睡夢裏驚醒過來。她很辛苦的掃完了地，把垃圾裝



在簾簾裏開門倒了出去，望着剛爬起來的半邊太陽，望望別人家還緊閉着的大門她心裏不覺替自家的身世悲涼起來，而撫摸着她酸痛的腰部，幽幽的泣了。

王老太已是六十七歲的人了，雖說她是從做寡婦時候就已是做着苦工跟她兒子倆掙扎着生命的人，不至於因現在的作工而使她感到悵然而她的體力已是那樣衰弱得不堪，她的精神已是那樣的不能持久折磨，因了衰老和無力，使她感覺到作工的疲憊，同時系念到同村子居住的許多與她同運命的年青寡婦的晚年生活的舒適，泣便佔領了這安閑的晨間。

這泣聲不一會兒就停了，王老太明白她現在所處的環境，她的哀泣是不會得着同情之回鳴的，不管她眼睛是怎樣的痛，眼睛裏的紅絲是怎樣在加多，不管她的心是怎樣的委曲，身體上的毛病是怎樣在加深；她總得支持着去做她的兒子就將起來去辦公了，她的孫子們也就將喊她去穿鞋了。她可以等待嗎？她可以哀泣嗎？不，不，辱罵就將降臨到她的頭上了，她忍耐着心上的悲楚，對着天邊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拿了簾簾顛顛地走了進去。辛勤的把一切事物都準備好了，看太陽光正射到他們家的屋角，經驗告訴她這是時候了，她走去低聲把她的兒子喚醒。

她的兒子在某機關裏當一個下級職員，薪水雖然不大，倒也可以敷衍一家六口的生活，是一個柔順寡斷的傢伙。

兒子一起身，王老太就去把臉水給端來，粥盛好給放到桌子上，菜，筷，一切都給兒子準備好，兒子是柔和的

兒子，看見娘搖擺着瘦弱的身軀給他弄這樣弄那樣，心裏一陣不好過，扮着個苦臉跟娘說。

「娘，息一會兒吧，讓我自己來好啦，你累了嘛！」

「嚶」王老太笑着聽了一聲，實在王老太也回答不出什麼來，她只覺得她兒子的可愛，她望了兒子一下，身子也實在耐不住啦，就桌旁的椅子坐了下來。

「奶奶，奶奶！」睡在她床上的二孫子突然喊叫了起來，接着，大孫子半扣着衣紐笑着打她房裏跑了出來，看見爹爹在喝粥，也沒有理會，跑出門去了，這時王老太再也坐不下去了，看見了大孫子，知道又是他把他弟弟鬧醒了，心裏恨恨地，可是不敢怎麼樣，這些不是她媳婦的寶貝兒嗎？連他爹都不敢怎麼樣他們，他這吃白飯的老婆，——她媳婦常常這樣背着兒子的面罵她——敢拿他們怎麼樣呢！王老太搖擺着身子走進自己的房裏去，二孫子在床上滾着叫，看見她，唧噥着小嘴；

「哥打我，奶奶。」

「奶奶打哥哥。」看見這個孫子，王老太心裏不禁又熱了起來，這樣安慰着，替二孫子穿起了鞋襪，放下地，二孫子一溜烟跑了。王老太便又回到前面來，剛走到堂屋背，堂屋裏媳婦正在向兒子嘮叨。

「娘不曉得是怎麼鬧的，一清早事情沒有作多少，人不知道跑那兒去了！也不來替我抱一下阿三。我可不能臉都不洗就喂阿三粥啊！」

「我來抱一會兒吧，娘剛去給阿二穿起來，阿二不是剛才打這兒跑出去了嗎！」

「你粥也沒有吃好！再說娘怎麼連孩子們的臉也不給措洗一下就放他們跑出去呢！」

聽到這，王老太心裏又悲酸起來，連忙走出去，從兒子手裏接過阿三來，嘴裏哼起調子，這調子顯然帶着淒苦的氣息，底下便蹣跚起零亂的步子來！

「娘，抱着坐一回好啦，來回走多累呀！……」

剛在低着頭洗臉的媳婦仰起頭來給了兒子一個白眼，兒子不敢說下去啦。王老太懂得這些，她是絕對不會那樣不識時務的真去坐着的，然而她心裏更悲苦了，嘴裏的調子斷而不連了！眼睛裏也彷彿湧着很厚的淚水，就要傾跌出來似的；熱，一陣陣在推動她的心琴，底下的步子是更零亂了！

漸漸，王老太覺得手裏很沉，把阿三放橫抱了又放直抱，放直抱了又放橫抱，額角上淌着汗，嘴裏喘着很快的氣，兒子在旁邊看得難過起來，而阿三也在王老太手裏哭了，兒子走上去接下阿三來。

「娘，洗臉去吧！洗了臉來喝粥，粥快涼了！」

王老太擦一擦額角上的汗，正想望裏走。

「喂，你去把兩個孩子找回來呀，他們不該喝粥嗎！」

「你去把他們找回來不就得啦嗎，又要叫娘去。」

「我上那兒去找？又不是我放他們出去的，我來抱阿三，你去找好了。」

兒子給妻尖銳含怒的語聲震住了，一聲也響不出，看着娘蹣跚的走出門去。

王老太走出了門，頭裏忽然覺得漲痛起來，在她的直

覺上，七月的太陽光像火一般洒上她的身體，而一直沁進她的脾胃，頓時全身麻木了，眼前一陣黑，彷彿看見阿大阿二這兩個頑皮孩子在追逐着擲泥塊，王老太喊了一聲，底下一個戰慄，扑的一聲跌倒了！

## 神箭老三

陳國柱

明天是老三所盼望的禮拜日了，因為禮拜日是各機關洋行學校公司的例假日；自然，馬路上的行人是擁擠不堪——尤其是素稱熱鬧上海中心點的大馬路。

人靜夜深，都市之夜可算已經過去大半，三大公司的眩目電燈已熄了許多，兩旁的商店亦都上了牌門，喧鬧擾雜的吵聲亦漸漸地早靜下來；僅有幾家跳舞場仍就嚮着鏗鏘幽夏的音樂。終日追逐的老三也正該休息，斜依在一條黑暗的小街堂裏——他的臨時公館——在那裏冥想，「明天是禮拜天，起碼總要有一塊錢進賬才好，上禮拜天恰巧天下雨，辛辛苦苦討了一天僅討到一吊錢還湊不足。」他雖然在那裏思忖，可是他的眼睛仍是像餓鷹似的不時地向外掃射。

禮拜六之夜是漠然地過去，所謂老三所盼望的禮拜天來了。當他睜開眼看見紅球般的太陽已經高懸着，他伸一個懶腰，臉上現出很愉快的微笑地說，「嘿！今天總會下雨了吧！」

這是他們同行中所公認的，就是老三討錢的本領可算列入甲等；並且他們亦佩服，因為老三的本領並不是他祖傳嫡傳，他是一個「中途出家」的——當初他亦是個花花公

子，他的浪蕩的生活揮霍，被他的父親逐出家門，所以才墮落到這條路上。積了十幾年的經驗，經過好幾次的爭奪，才把他的地盤佔住——大馬路的中段。自然，像這樣好的地段，他們同行中都是眼紅地渴想，但是因為老三的手段高妙，所以被他佔了有二年多沒有人敢去搶爭。

講到老三的本領所以能被同行佩服的緣故，因為他的眼光的利銳同思想的靈敏，他知道太污穢的乞丐是令人憎惡的，所以他常常把他自己弄得很整齊。他的面部的表情很深刻，因為要引起給錢者的憐憫心，所以面部表情是頂要緊的。言語的流利那是同行中都不及他的，因為他的腦子有隨機應變的功夫，所以看見一種人說一種話，使他的話針針見血立見效驗的。至於他的利銳的眼光，那更是他們趕不上了；他可以立刻斷定這個人可否引起他或者她能解囊開錢。所以他們同行中常說：「老三出馬，是旗開得勝；包不退票，是百發百中。」並且給他一個綽號叫做「神箭老三。」

禮拜天的上午是悄悄地過去，老三所預算的進賬才僅討到四分之一，亦許上午那些少爺奶奶小姐們都還正在做他們粉紅色的夢呢，老爺太太們還高枕未醒，所以老三只好耐着性子等候下午的市面。

的確，過了中午市面開始熱鬧，闊寬的馬路也嫌擁擠起來，老三就貫注精神地努力追逐他的主顧。

他知道年紀老些的太太老爺們是比較容易勾動他們的慈悲心，所以他的神箭常常對着這個方向瞄準。洋服皮履的少爺公子們同那高跟皮鞋旗袍的摩登小姐們是好像一個

很遠很小的目標，雖然他是一個神箭手亦是不容易射着的，可是倘若他同她二個人在一起走的時候——尤其是挽臂同行密談着，那時候老三就認為大好的機會，跟在後面至多不出二三分鐘他的目的就達到了；因為他們二個人密談着，被他在後面擾擾討厭不過；或者是男的方面要想在她的面前表示他的慷慨，慈善，闊綽，所以有時可以得到意外的數目。

果然，在老三這樣子加緊工作下，獲得不少進賬，差不多快要到他的預想的數目了；正在欣然自得的當兒，忽然聽見那邊有同行的聲調發生。

「老爺呵！發發慈悲快救救我吧！我快要餓死啦！」

從這幾句話上老三就知道那邊喊者並不是一個「老魔」，他連忙把貓凶的眼光四處射尋，原來在對面牆壁下站着一個年青者，年紀不過二十來歲，穿着一套破舊的藍布衫褲，削瘦菜色似的臉孔就可以知道的確是一個飢餓待救者；但是老三因為他的地盤主權關係，所以不顧什麼就握緊拳頭兇刺刺地跑過去了。

「喂！你是何方來的野鬼，敢來佔我的地盤。」老三狠地說着：「你不打聽打聽我神箭老三的利害，你這小子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兩個字還沒有講出口，他的握緊着的拳頭已經伸出去，朝着年青的胸口一拳。

自然，這一拳就把年青的打倒，因為他沒有防備，並且正在飢餓無力中，那經得起這一拳頭呢？

「哎呀！你怎麼動手就打人啊！我肚子飢餓向老爺太太們討幾個銅板好去買幾塊大餅吃吃，難道這有礙到你麼

「他撫着胸口說着：

「你快說，是誰叫你來的？你要知道剛才這一拳頭不過是一幕開場劇，正本的還在後面呢！要明白我神箭老三是不好惹的。」

「並沒有人叫我來，這是我自己無意中跑到這裏來的。不瞞你說，我已經有二天沒有吃東西；因為我們家鄉發大水，半夜堤決，把我們一家人都沖散，我孤單身來到上海，想等一個同鄉幫幫忙，誰知道找了有一個禮拜……」他實在無力再繼續下去說；而老三聽到這裏亦有些輕化了。

問他說：

「你再說下去呀！找了一個禮拜可曾找到呢？」老三追問他說：

「唉！找到亦不會弄到這樣子，爲的是沒有找到，衣服是已經當完，錢也用光，身邊分文全無，所以才跑到這裏，求他們做做好事，給我幾個銅板好去買點東西充充飢；錢可還沒有討到，一拳頭可是吃到了。」

「朋友！照你這樣說倒很可憐，但是你不知道上海的規矩，各人地界是分好的，不可以越界討錢，所以剛才這一拳頭還算是客氣的。但是，我想你已是一個無家可歸，倒不如加入我們這一行，暫時維持維持，你以爲好麼？」

「祇要有吃有喝，什麼都行。」

「就照這樣說，我現在身邊有幾個錢，你先去買些餅來充充飢，然後你跟着我學其中門道，我並且可以把我全身看家本領教給你，那麼你若學精了，我包你一生不愁吃不愁喝。」老三很認真地說：

「那麼再好沒有，我就拜你做師傅吧！」那個青年已明

白老三剛才說的話的用意，連忙跪在地上叩了三個響頭。

從此大馬路中段地界裏多一個伸手幫軍；而同行中因爲他是神箭老三的徒弟，所以都叫他「小老三。」

## 讀書談

玉屏

自己是個工人，當然讀書不是分內的事，說來真有點汗顏；但又想，同我一樣的工人，現在在讀書或想讀書的一定不少，求智慾是誰都有的，勞力之人就不會勞心麼？這裏所說的經驗，是書外的和書內的都有，是在目前作一個中國人而想讀書必碰到的問題。（當然，學問已高深的中國人不在此限。）我碰到了，寫出來雖不過短短幾句，但我抑止不住要和職工們（我親愛的工友們）說說。

在二十世紀作人本來就難，因爲滿眼亂騰騰的，而讀書界更其亂騰騰得厲害！現在所謂讀書界和出版界的界限是不清楚的，那麼你看統共出了幾本可看的書！但書局的廣告上則說得天花亂墜，在八開的書皮上不惜用一張廣告佔滿，引了也不知是否真假的一些名人的話，大吹其傳聲筒：詩人某對此書之稱譽，如何如何；批評家某對此書之介紹，云云；某大學教授對此書之議論，這般這般……總之，是趕快的叫洋錢跑到書店老板的腰中！我們窮工人把廣告信以爲真去買了來，固然上當透頂；就是不用錢往圖書館去讀了這種書，光陰也糟得可惜可恨！所以我們要讀書，千萬不可迷信廣告！千萬不可相信書店老板的話！這是經驗之屬於書外者。

在現代中國可看的書實在不多，我們工人懂外國文的

當是然風毛麟角，那麼只好靠翻譯的本子了。可是譯本中句子往往像天書，叫人一看便覺得吃力，丟開。我想，這是不對的，假如我們有一點點閱讀能力，我們應該練習着讀比較難看懂的書。只要我們拿水滸或三國演義和胡適周作人的文章一比，便可以看出其中因年代不同而變化的痕迹來。現在一切都在一日千里的進行，今日難懂的翻譯，就是明日普通的用語，我們在現在怕難懂，將來怎樣呢？所以我們不但作別的事，即讀書亦不應畏難。這是經驗之屬於書內者。

淺薄極了！望我親愛的工友們加以批評或指導，並原諒其不會藏拙甚幸。

### 中國路工福利設施情形(續)

徐協華

#### (C) 養老和儲蓄

我國鐵路關於養老辦法，在前清郵傳部鐵路總局，即有人提議，因手續甚繁，調查各國公司工廠制度，也不適用，遂即停止。光緒三十四年，曾經訂定養老金辦法，但未施行。民國三年，京漢局請籌給特別勞金，凡滿三年以上員工，由局按原薪核給百分之五，代儲為養老金，交通部未允。七年三月，道清路擬定員司儲金章程，僅於員司薪水內扣出若干成，存放銀行生息。如脫職時本利清還，此不過強迫儲金，路局並無補助金。十年舊交通部參事廳，復抄錄路電兩界養老撫卹辦法，編譯處並編譯各國養卹大綱，以供參考。在後京奉局呈部，請核准養老儲金章程二十四條(從略)，當時交通部他為道清路，謂儲金僅可鼓勵儲

蓄，而不能養成員工服務的恆心，遂通令各路仿京奉舉辦，並頒發養老金章程七條，(從略)，強制儲金章程十二條(從略)，規定處長廠長以上滿六十五歲，課長段長以下滿六十歲，強制退職，發給養老金，定十一年三月實行。此事僅京奉渾寧實行，辦法不甚完密，京奉會一度辦舉，忽又停止，其他各路多未實行。各路因未創辦養老費，所以路員須覓舖保，及司款人員須繳納保證金手續，假如實行養老金，各項虧短侵蝕等弊，皆可無形消滅。

交通部職工保育研究會，於十四年四月，擬具國有鐵路職工儲蓄規則，(附三)，及國有鐵路職工養老金草案(附二)均經各路局簽注意見，並經會議修正，認為妥協，但以時局關係，未及實行。是年交通研究會，對於養老和儲蓄，曾有詳細之研究。關於儲金一項，交通部訂儲蓄金條例，並京奉路局所辦儲金試辦章程，通飭各路簽注呈復。但儲蓄金成數，及繳納發還算息各辦法，各路簽注不同，然不得不一確當制度。儲金成數，有主張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工資在三十以下者，月繳百分之一。在三十元以上者，月繳百分之二，由此類推。始期以工人到工之日起算，加薪自加薪之日起算，按期由會計處於工資中扣除，簽發收據，另給儲金摺，每年年終結算。儲金利息按月一分，至工人身故，其儲金宜發還承受人，原儲金人在儲金時，即須指定承受人。關於養老金辦法，有主張與儲蓄金合辦者，亦有主張分辦者，主張合辦者，謂以工人之儲金作為養老費，主張分辦者，謂養老基金由公家提撥。救濟之法，一面由工人儲金，一面由路局補助，但補助方

法各國不同，英美與儲金相等，日俄居儲金三分之一，德居儲金四分之一。交部對於養老補助，多數主張採用英美制度。至養老資格，美定六十一歲至七十歲，英日定六十歲，俄法定五十至五十五歲，我國仿照英日，定為六十歲，較為適宜。服務年限，英為十年，美為二十年，俄日為十五年，我以依照俄日為宜。至養老金額，日按工資二百四十分之六十，每多服務一年，加二十四十分之一，德按工資八十分之二十，每多服務一年，加八十分之一，交部規定服務滿三十五年者，給原薪二分之一，滿三十年者，給原薪四分之一，惟當時儲金救濟條例，僅及職員，路工則不能得此項利益。最近鐵道部所頒布的鐵路員工服務條例，第二十五條，對於此項，規定員工繼續服務至二十五年以上，而年齡達六十歲者，准予退休，每月照最後之月薪，發給半數，至身故月止。

(附二)

國有鐵路職工養老金草案

(一)為職工安心服務，退職後得資養贍起見，特定職工養老金。(二)凡職工在路服務滿二十年，曾繳儲金，而有左列資格之一者，退職時給予養老金。一、年滿五十五歲，由路局強制退職者；一、身體衰弱不勝職務；經醫生證明，並經該長官查實，許其退職者。(三)凡繳納儲金之職工，因工受傷，身體殘廢，因而去職者，雖不具備前條資格，得給與養老金。(四)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雖具備第二條資格，均不給予養老金，但儲金本息仍應發還

：一、或受懲罰刑事處分去職者；一、未及強制退職年齡，無故自請退職者。(五)養老金於退職時一次發給，如職工自願分期領受，或交由路局代為存儲者，仍應照給利息。(六)養老金之額數，比照職工歷年儲金本息之額數給予之，所有歷年儲金，仍照儲蓄規則發還。(七)依第二條所定服務期限，得將前後服務各機關之資歷，合併計算，但在國有鐵路服務，並有相當證明者為限。(八)職工養老金之支給，以左列各款充之：一、由路局比例儲金額數提存之補助金；一、職工因曠工或請做逾限或貽誤公務，由局扣罰之工資；一、路局認為可撥之他項收入；一、上列各款利殖之息金。(九)養老金由路局長完全負責，按期呈部查核；並由局公布。(十)本規則施行細則，由各路局擬定呈部核准。(十一)本規則施行日期，另以部令定之。(未完)

中國對外鐵道借款之概說

健伯譯

中國對外經濟借款之中核，不待言是為鐵道。中國鐵道之大部份，除去二三的例外，可以說全部都是依外國借款而建築的。鐵道之歷史，大體分為以下的各時期：

- 一、中日戰爭以前
- 二、利權爭奪時代
- 三、利權收回時代
- 四、利權獲得復活時代

以下就各時期中，列強對於鐵道借款之角逐情形，略為述之。

### (一) 中日戰爭以前

中國最初鐵道之敷設，是由外國人倡始的。一八六三年五月，郭爾頓將軍領率之外國軍，攻陷崑山，十二月又占領蘇州，在此期中，七月而上海居住之英美商人七十二行，聯合向江蘇巡撫李鴻章提出，要求上海蘇州間五十四哩之鐵道敷設權。李氏雖已深悉鐵道之功效，但由鴉片戰爭及天津北京之攻擊等事，亦深知外人勢力之不可侮；更加外國商人，常以治外法權為護符，要求優越之地位；外國軍隊，亦常對於中國官廳，表示反抗的態度。故深感覺到鐵道若非中國人自己建築，則亦決非中國人之利益；而且因此鐵道之敷設，在內地使用外國人，以民有地供給鐵道之使用，則恐更必引起國民之絕大的反對。於是，對於此種請求，拒而未納。與此前後，英國技師史奇姆孫，亦曾向北京政府建議，籌劃漢口廣東線，鎮江京津線，上海寧波線及福州至內地等大幹線之敷設，但亦遭北京政府之斥逐。

其後一九六五年，上海之外商，計劃上海吳淞間之鐵道敷設，藉舊軍用道路修築之名，自由擴充路幅，改其曲想，漸漸進而有敷設真正鐵道之勢。不久因資金困難，遂不得不中止了。但至一八七五年，英商怡和洋行，承繼此志，私自計劃二呎六寸軌間的輕便鐵道，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實行開通。當時中國人民，百方反對，最初修築之條件，只允許修築僅以動物為動力之程度的道路，故後至一兵士橫斷路線，為機關車轉殺之際，中央政府，遂嚴命地方官吏，傳達取消許可，令其全部工程中止的意旨。當

時恰遇雲南事件爆發，上海之英國公使威特，亦即遵命即行中止，該年九月，在芝罘開會，以求此問題之解決。結果，申南京總督支付實費二十八萬五千兩，將此鐵道收買於中國政府。收買之後，政府即將鐵道全部破壞，將其機關車，投之於長江，將其軌道枕木及車輛等，悉送之於台灣而投入於打狗灣中。這樣，就滑稽地閉了這一幕。

原來鐵道機關之發達，不僅對於過去之交通機關，給與一大革新，而且對於一國之經濟上，亦波及以極大的影響。保守性豐富之中國人，當時厭棄鐵道，不借破壞而拋棄之，實亦決非無故。其最大原因，即一種革新之利益的認識，須以長久時日為必要，若欲於短時期中，強迫人民認識鐵道之實相，則是不可能的。所以以後到了一八八五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對於開灤礦炭技師肯德敷設之唐山胥各莊間之馬車鐵道，即給予以正式的許可，并購入機關車二輛，使其轉運。至此以後，李鴻章更重用肯德，設立開平鐵道公司，收買既成鐵道。及一八八六年時，胥各莊至蘆臺而巳延長工程終了，乃更進一步，將此線延長至塘沽天津間。一八八七年，奉上諭將開平鐵道公司改為中國鐵道公司，以吳廷芳為社長，肯德為技師長，資本由匯豐銀行籌劃，增加百萬兩。一八八八年八月，蘆臺至天津間之延長線，雖告完成，但次之計劃中的天津北京線及蘆臺山海關線等工程，因保守派領袖廣東總督張之洞等之反對，哄動廟堂，結果又取消了以前之勅許。張氏反對之最大的論據，即由此可以危害京津之國防。但李鴻章氏，對此反對，仍此不屈不撓之精神處理之，以以前之勅許為根據，



在總督衙門內，獨斷地設立華北鐵道局，以總督府之收回作為經費。一九八一年，着手於至山海關間之東方線之敷設，其後又重新獲得勅許，一八九五年，更開通至昌黎。俄國對此，基於滿州合併之野心，認為足以破壞其自己鐵道之計劃，命其北京公使，掀起強烈的反對運動。李氏亦以果斷之精神毫不顧忌，仍實行其自己之所信。不久俄國之策動，未及奏效而中日戰爭即已發生。

如上所述，在中日戰爭以前，中國鐵道之發達雖極遲緩，但虎視眈眈之各帝國主義者，在鐵道建築上，尙未獲得確切的利權。故在對外方面，還沒有發生嚴重的禍根。

未完

### 拉夫行

內戰中民生疾苦之一！

拉夫拉夫相驚呼。軍興募兵更拉夫。募兵拉夫奚異乎。應募強拉此其殊。國家養兵多於蛆。未徵何事需民徒。內戰連年用未敷。拉夫亦為今要圖。駐軍開拔民方愉。供應之外又運輸。鎗械子彈與糧糈。累累不足徵舟車。兵士耀武不負芻。轉輸全賴人民扶。甲地過兵乙地虞。張惶紛擾與安閭。城丁聞聲先逃遁。搜捉不足供軍需。乃徵警察協捕拿。營長便可下軍符。工商停頓市蕭疏。鄉人出門亦趨起。忽傳軍警下鄉趨。丁壯躲避剩婦姑。軍警轉怨不問諸。手無縛雞補數拘。捉將官實如囚奴。督之負荷作前驅。士農工商相與俱。東西南北人一途。行行迂緩鎗柄舒。奄奄垂斃乘路隅。路長路短無定區。餓不得飽寒無襦。到達未必便反予。充數不惜為敵俘。家人戚友望眼枯。後方又在擾無辜。杜老兵車古所吁。今見拉夫增啼歎。



### 誰還救國？

慈生

救國，是多末漂亮而切於實際的名詞啊！但是牠——救國——太罪惡了，竟陷人於不義，太忠厚了，竟助人以發財，太多事了，竟在報紙上大佔其篇幅！

自暴日施虐以來，佔東北，轟淞滬，據熱河，侵遼東，全國震驚，以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破則家必亡，於是無錢者作血肉抵抗，效死疆場，有錢者踴躍輸將，為物質的資助，這種舉動是多末壯烈啊！雖我賢明政府力持穩健態度，一面信賴國聯合理解決（？）一面為長期抵抗，而民衆之「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不自量力的幹法，却也足以塞敵胆驚敵魄了。誰曾想：民衆之熱烈的輸將，盡入高掛愛國冠者之私囊，（救國捐總收二千餘萬元，馬占山僅得一百六七十萬元。）英勇的戰士，以得不到後方接濟，終於潰敗？致使捐款者悔恨切齒，犧牲者不能瞑目於地下，言念及此，尚勝寒心！！

中國民族之危機正如「雨後春筍」，待挽甚殷，而民衆救國熱忱受此重大打擊，恐未與已艾，此後再倡募捐救國者，一般人將目之為「發救國財」，毀家輸將者，無異慈蛋，誰還肯幹？

中國人之「弊」，無時不舞，無地不舞，無事不舞，吾不禁為民族前途悲！吾不禁為民族前途悲！！

★  
★  
★  
★